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一百七十二卷目錄

漕運部彙考十八

圖書編二 漕河總敘 河漕全圖

食貨典第一百七十二卷

漕運部彙考十八

圖書編二

漕河總敘

國朝黃河入運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塌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場以濟之二十四年河決陽武東南由陳賴入淮而元故會通河悉淤未幾九年以濟寧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朱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陟二十里至壽昌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成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爲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衛張秋尚書石琚侍郎王末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孫有貞役丁夫五萬八千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弘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爲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漕漢衛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汎濫儀封考

成歸德入於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訖言沸騰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云陸運雖費餉事亦辦朝議弗之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丁夫十三萬有奇一濬蘇家渡口開新河道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於淮一濬四府營於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爲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歲計河工矣正德四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趙沛縣之飛雲橋入運患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之潰巖以憂去侍郎李鐸代之四月弗績盜起而罷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堤自魏家灣至雙堦集互八十里都御史趙瑄又堤三十里續之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七年於廟道口三十里都御史盛應期開趙皮寨白河諸支流殺水勢役丁夫五萬八千三月而成乃議開夏村新河役大九萬八千閱月朝議不一罷之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關面九年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亭十一年十二年水境不耗十三年廟道口淤都御史劉天和役丁夫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濬之四月始成而忽由趙皮寨向毫泗俄驟溢而東向梁靖口漸奔空河口東出谷亭之流遂絕運河淤二洪阻洩秋冬忽自河南夏邑縣大丘四村諸集攻開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之南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俄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

大泗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洪濟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二十六年決曹縣衛寧運河不淤三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劃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走段家口折爲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連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爲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爲十一流遂不淤然分多則水力弱水力弱則并淤之幾也四十年七月河果大淤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自沙河至徐州俱入北股至漕縣崇村集而下北向分二股內南之一遶沛縣戚山徐州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州北一遶豐縣華山北又分二股南之一自華山東馬村集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濫入運河達徐北一大股自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而又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入漕河至胡陵城口漫散胡城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八月少保尚書朱衡乃請開盛應期新河漕流雷城舊河同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自南陽達雷城一百四十一里有奇漕舊河自雷城達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丁夫九萬一千八百閱月而成七月河復決沛縣衝運河而運河亦由胡陵城口入湖坡九月馬家橋堤成水始南趨秦溝冬沛流遂斷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衛濁河雖爪溝入洪二年專由秦溝入河而河南北諸支河悉併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一百七十二卷目錄

漕運部彙考十八

圖書編一 漕河總敘 河漕全圖

食貨典第一百七十二卷

漕運部彙考十八

圖書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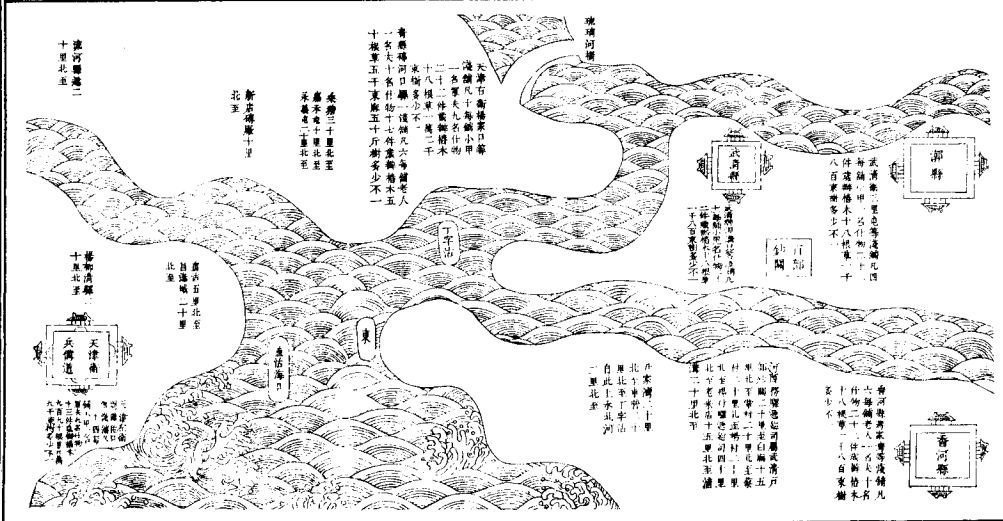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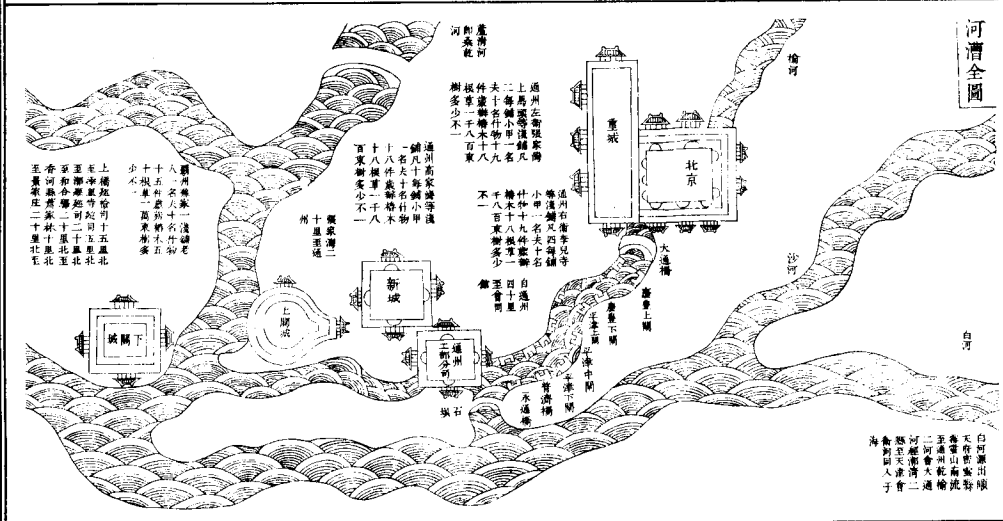
漕河總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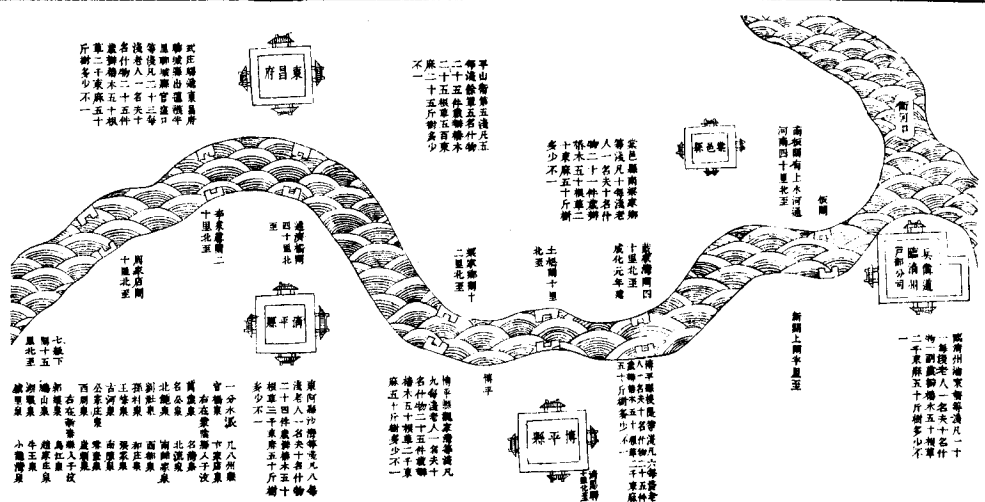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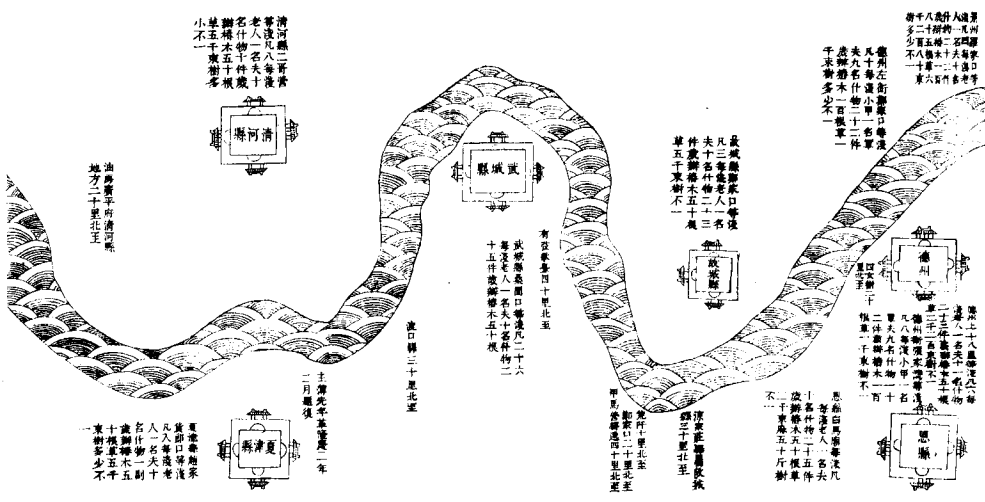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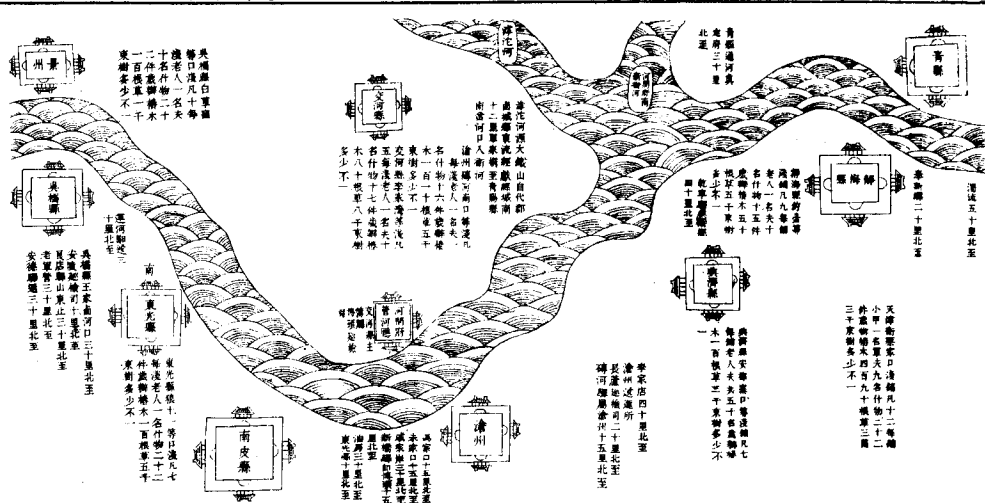
國朝黃河入運洪武元年河決曹州從雙河口入魚臺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入於泗以通運時戴村未塌汶由坎河注海運阻故引河入塌場以濟之二十四年河決陽武東南由陳賴入淮而元故會通河悉淤未幾九年以濟寧同知潘叔正言命尚書朱禮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乃開新河自汶上縣袁家口左陟二十里至壽昌之沙灣接舊河九閱月而咸侍郎金純從汴城金龍口下達塌場口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定為罷海運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衛張秋尚書石琬侍郎王末和都御史王文相繼塞之弗績景泰四年都御史孫有貞役丁夫五萬八千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塞之凡十有八月而成弘治三年河決原武支流為三一決封丘金龍口漫祥符下漕漢衛張秋長堤一出中牟下尉氏一犯濫儀封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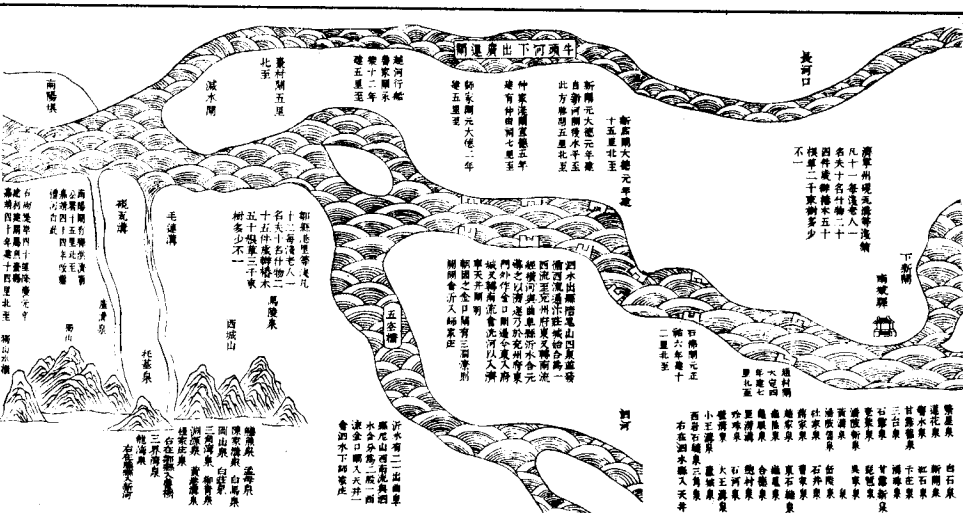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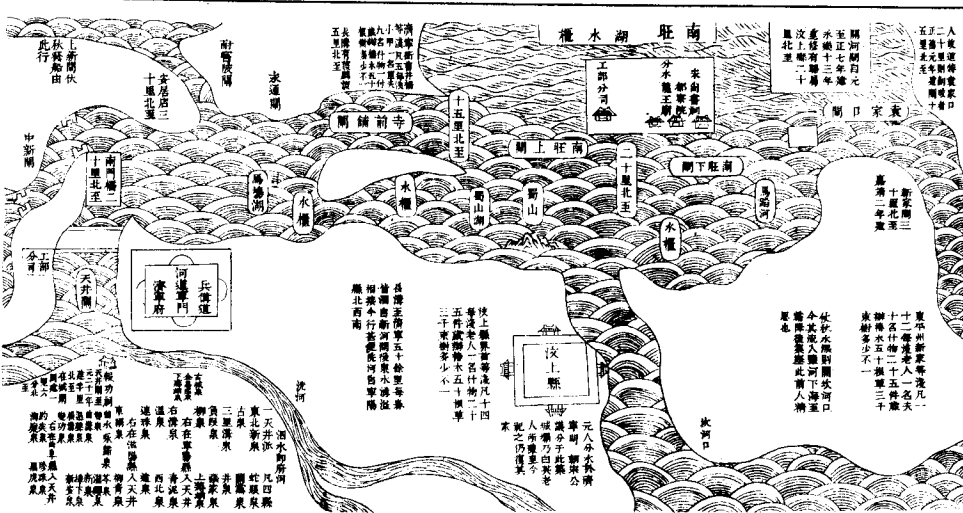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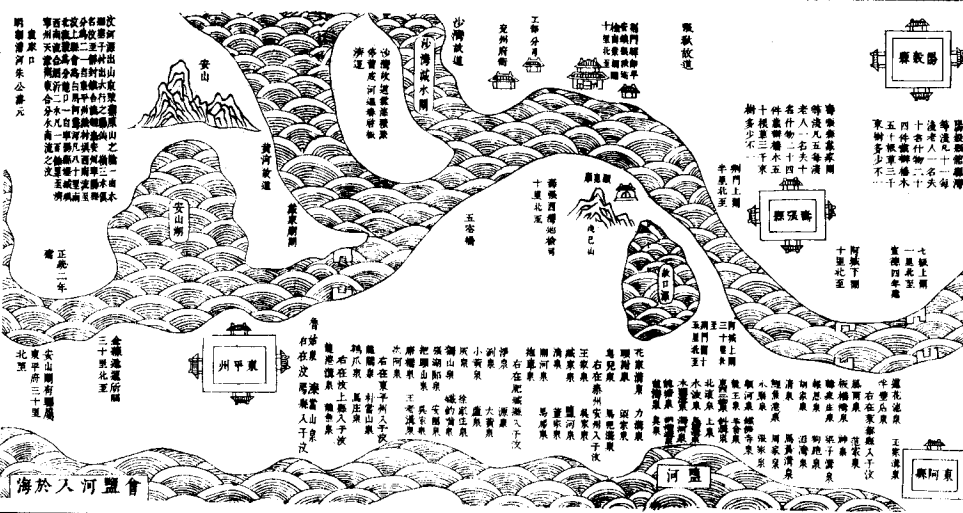
咸歸德入於宿以布政使徐恪言命侍郎白昂役丁夫二十五萬塞之弘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侍郎陳政治之弗績六年訖言沸騰有云河不可治宜復海運有云陸運雖費餉事亦辦朝議弗之是也乃命都御史劉大夏平江伯陳銳役丁夫十三萬有奇一濬蘇家渡口開新河道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於淮一濬四府營於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派一由宿遷小河口入淮一由亳州渦河入淮分土命工始塞張秋二年告成自是河南歲計河工矣正德四年河東決曹縣楊家口趙沛縣之飛雲橋入運患之工部侍郎崔巖役丁夫四萬二千有奇塞垂成暴漲之潰巖以憂去侍郎李鐸代之四月弗績盜起而罷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堤自魏家灣至雙堦集互八十里都御史趙璜又堤三十里續之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楊家口梁靖口吳士舉莊衝雞鳴臺七年於廟道口三十里都御史盛應期開趙皮寨白河諸支流殺水勢役丁夫五萬八千三月而成乃議開夏村新河役大九萬八千閱月朝議不一罷之八年飛雲橋之水北徙魚臺谷亭舟行關面九年由單縣侯家林決塌場口衝谷亭十一年十二年水境不耗十三年廟道口淤都御史劉天和役丁夫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九十四濬之四月始成而忽由趙皮寨向毫泗俄驟溢而東向梁靖口漸奔空河口東出谷亭之流遂絕運河淤二洪阻洩秋冬忽自河南夏邑縣大丘四村諸集攻開數口轉向東北流經蕭縣城之南仍出徐州小浮橋下濟二洪趙皮寨俄塞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河經亳州入淮二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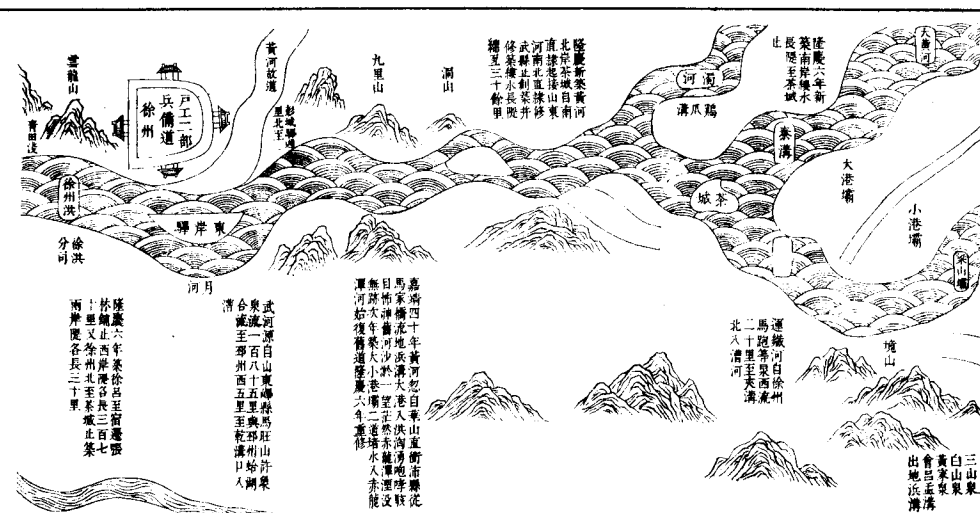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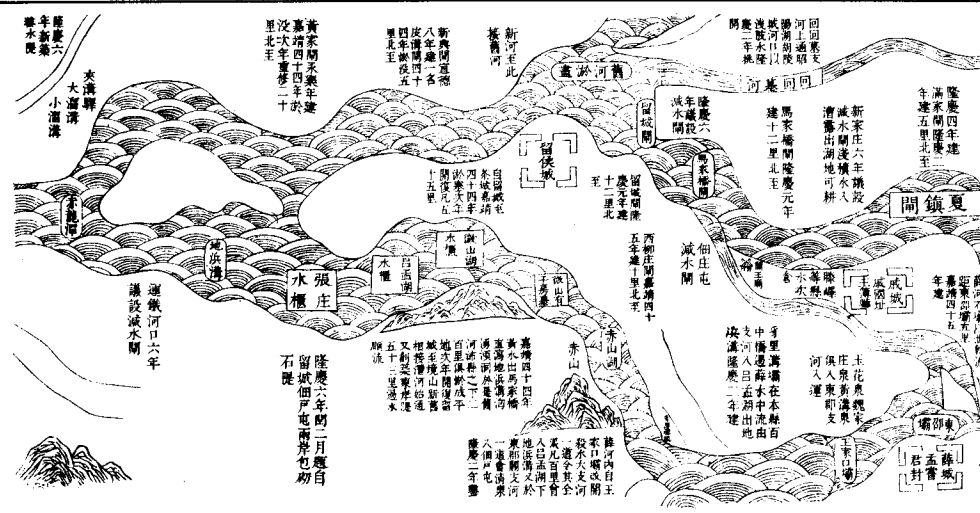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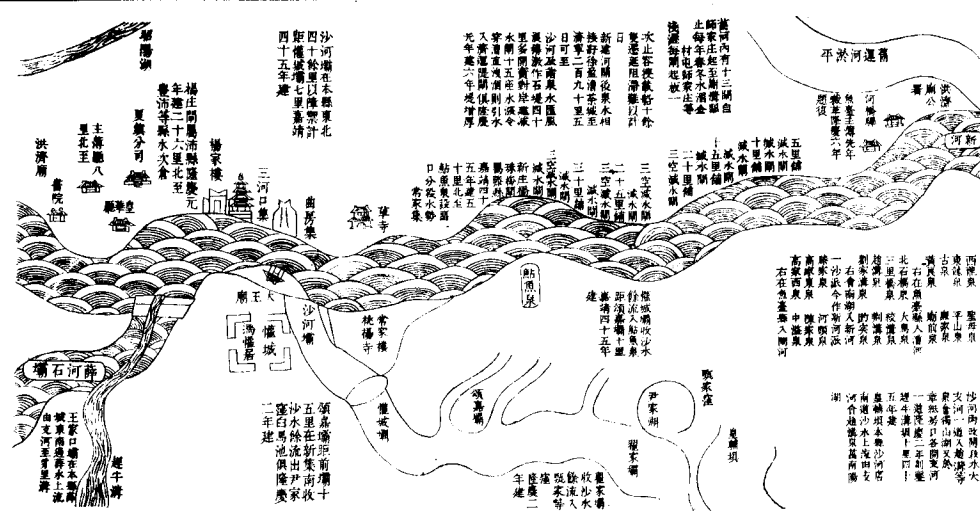
大泗兵部侍郎王以旂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洪濟役丁夫七萬有奇八月而成尋淤二十六年決曹縣衛寧運河不淤三十二年決房村約淤三十里都御史曾鈞役丁夫五萬六千有奇濬之二月而成三十七年新集淤七月忽向東北衝成大河而新集河由曹縣循夏邑丁家道司家道出蕭縣劃門由小浮橋入洪七月淤凡二百五十餘里趨東北走段家口折為六股曰大溜溝小溜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俱由連河至徐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又析五小股為龍溝母河梁樓溝楊氏溝胡店溝亦由小浮橋會徐洪河分為十一流遂不淤然分多則水力弱水力弱則并淤之幾也四十年七月河果大淤郭貫樓淤平全河逆行自沙河至徐州俱入北股至漕縣崇村集而下北向分二股內南之一遶沛縣戚山徐州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州北一遶豐縣華山北又分二股南之一自華山東馬村集漫入秦溝接大小溜溝泛濫入運河達徐北一大股自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而又分十三股或橫截或逆流入漕河至胡陵城口漫散胡城達徐從沙河至二洪浩渺無際而河變極矣八月少保尚書朱衡乃請開盛應期新河漕流雷城舊河同都御史潘季馴開新河自南陽達雷城一百四十一里有奇漕舊河自雷城達境山五十三里有奇役丁夫九萬一千八百閱月而成七月河復決沛縣衝運河而運河亦由胡陵城口入湖坡九月馬家橋堤成水始南趨秦溝冬沛流遂斷隆慶元年正月河南衛濁河雖爪溝入洪二年專由秦溝入河而河南北諸支河悉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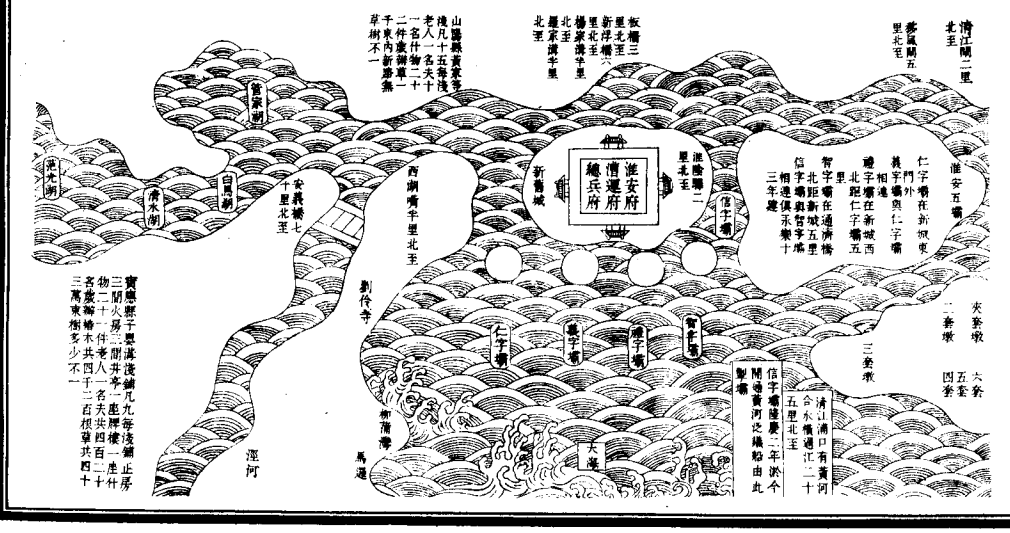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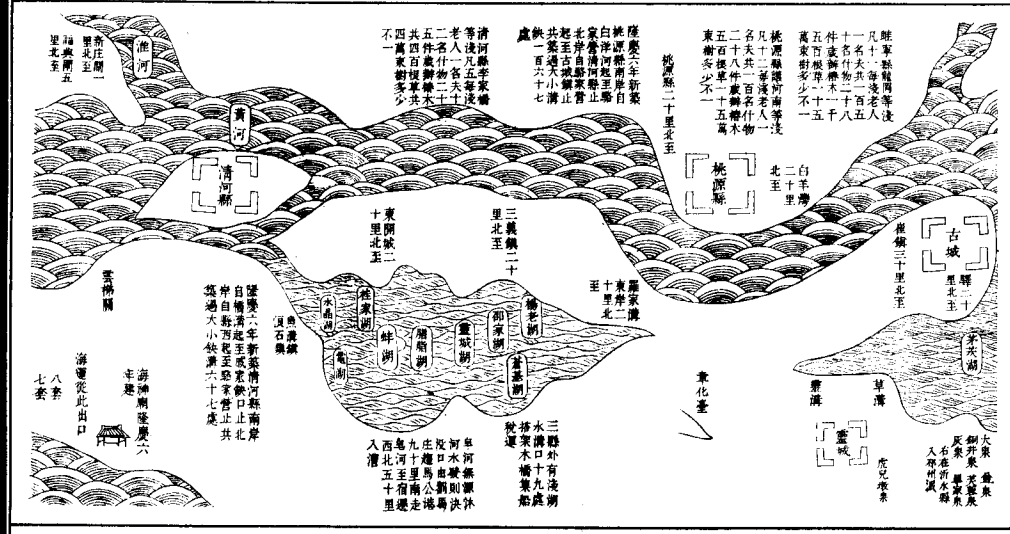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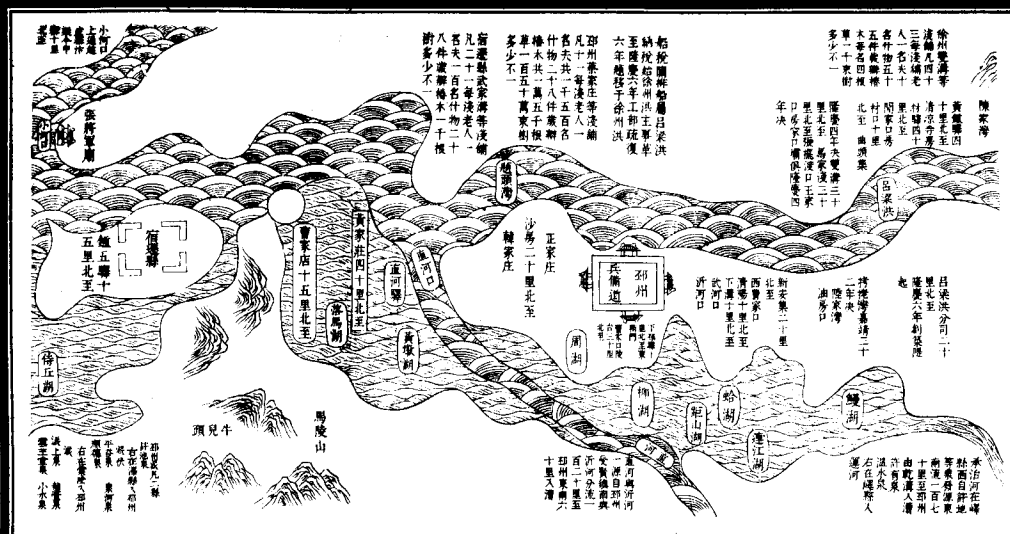
秦溝三年四年河大漲徐州上下悉爲巨浸舟行梁山之麓而茶城至呂梁兩岸爲山所束不得下又不
得決五年乃自雙溝而下北決由房口曹房口青羊
口南決關家口曲頭集口馬家淺口閻張家擺渡口
王家口房家口白浪淺口凡十一口枝流既散幹流
遂微乃淤自是頭灣八十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
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
平沙而枝復阻淺損漕舟千有奇則又議棄黃河運
而膠河加河海運紛沓焉莫可歸一都御史潘季馴
乃役丁夫五萬開匙頭灣僅僅一溝遂塞十一口併
衝溝溝大疏導而八十里之故道漸復明年議大堤
兩岸北堤起磨磨溝迄邳州之直河南堤起離林鋪
迄宿遷之小河口六年二月少保尚書朱衡兵部侍
郎萬恭至悉罷膠淤之議而一意事徐邳河役丁夫
五萬有奇分工畫地而築之夏四月兩堤成各延袤
三百七十里始列鋪布夫議修如河南山東黃河側
河乃安運通萬曆元年運又大通議始定夫黃河有
幹有枝嘉靖四十四年以前析十一枝上流而復歸
於徐州之幹河故幹通而枝淤隆慶五年以前析十
一枝上決而不歸於邳州之幹河故枝通而幹淤若
植木焉枝榮則幹瘁幹榮則枝瘁與其瘁幹孰若瘁
枝治河者與其枝通孰若幹通故黃河合流防守爲
難然運之利也國家全藉河運往事鏡之何嘗一年
廢脩守哉或者欲分河以苟免脩守之勞而不欲事
堤以圖未餉道之利又不慮河分之易淤隄廢之易
決其未達祖宗之所以事河與河之所以利運者余
故備著於篇大智者採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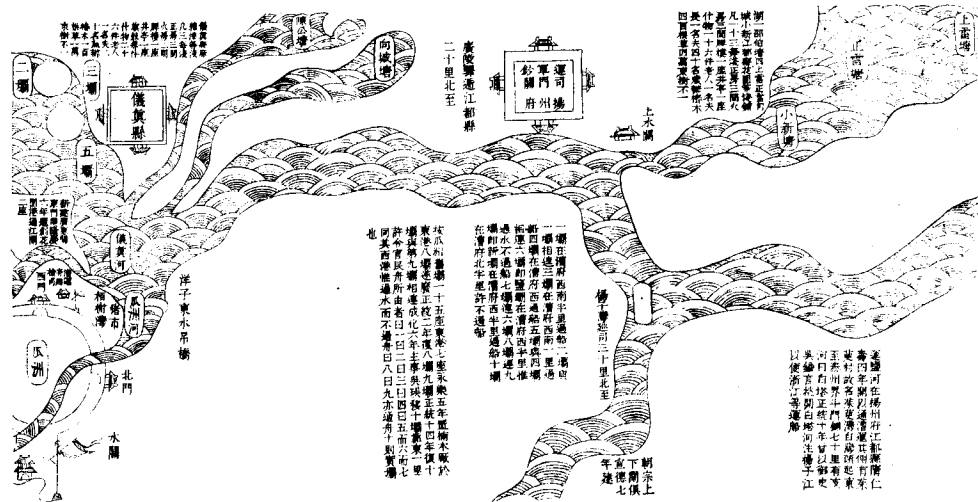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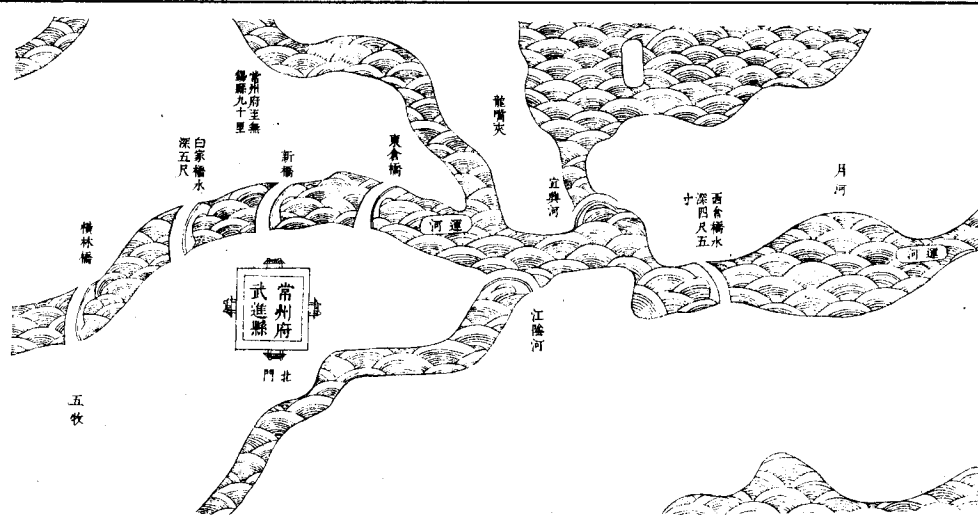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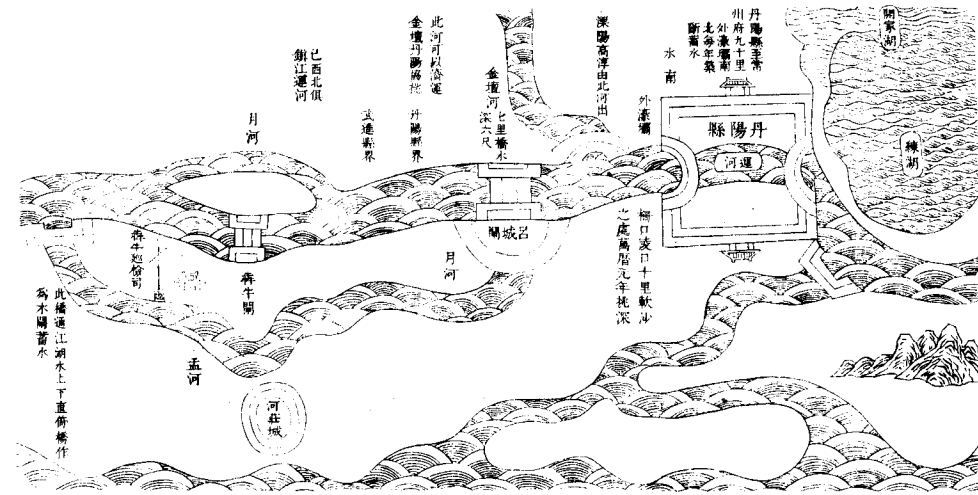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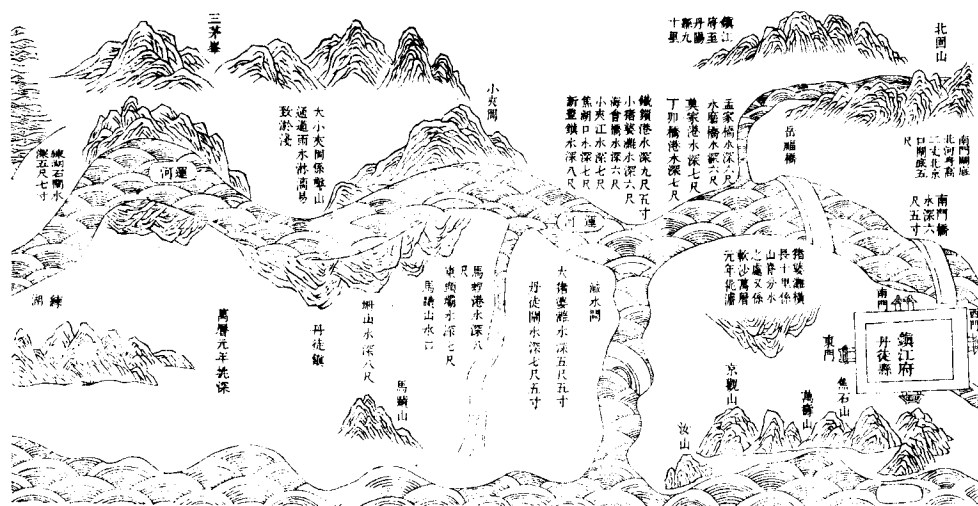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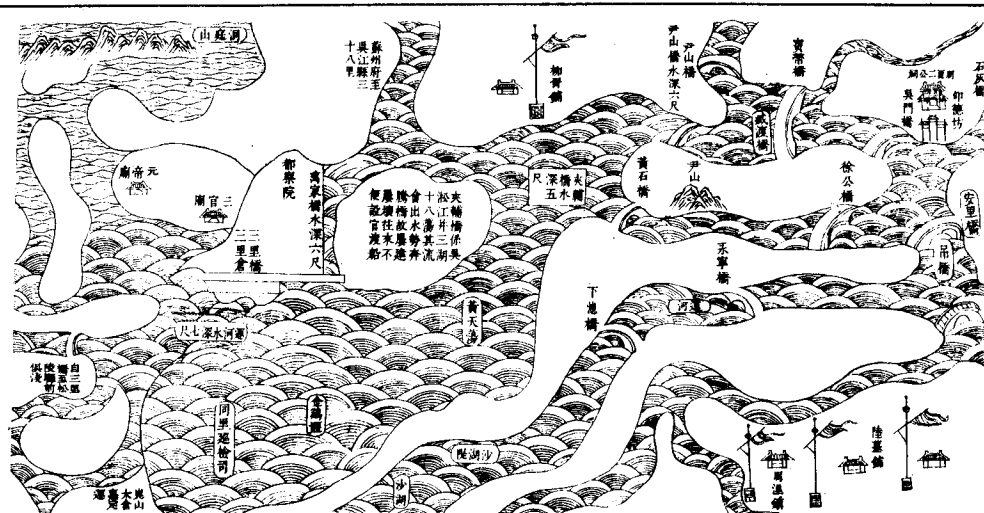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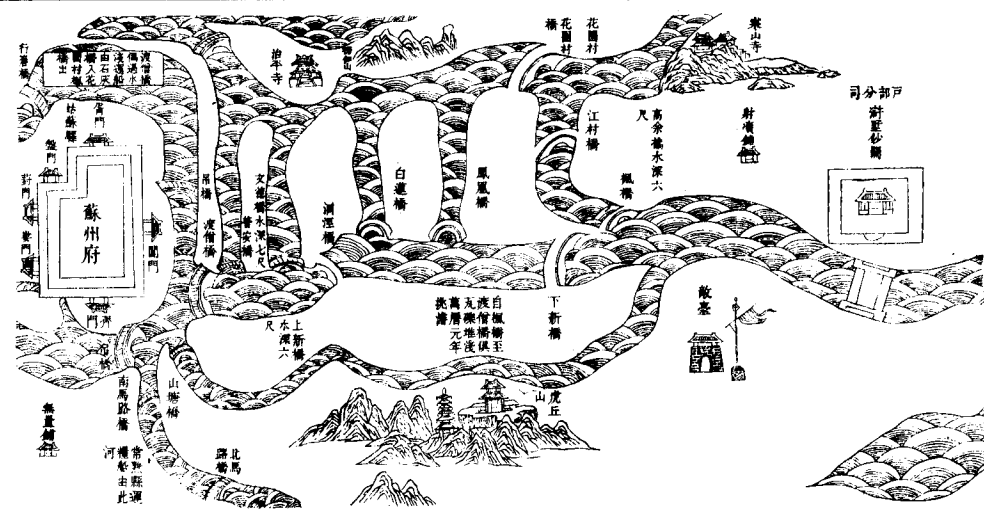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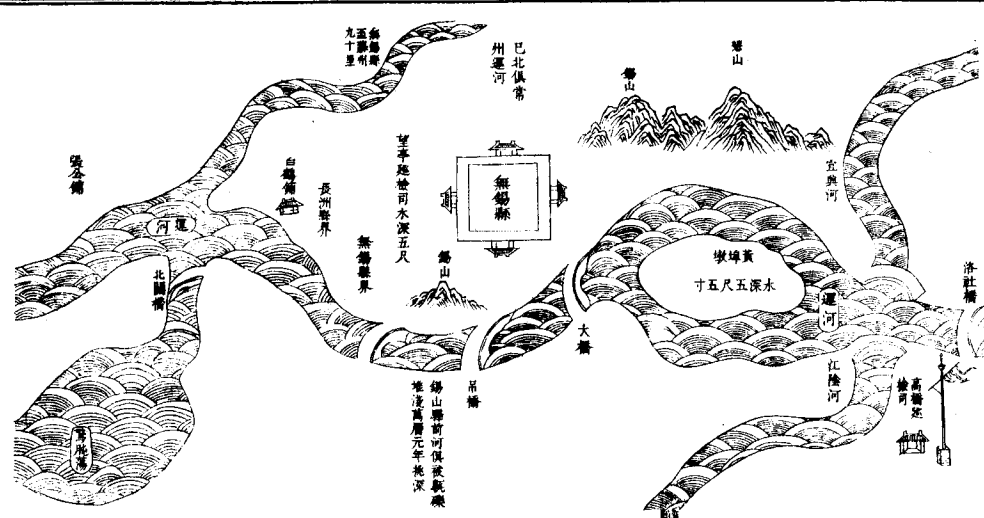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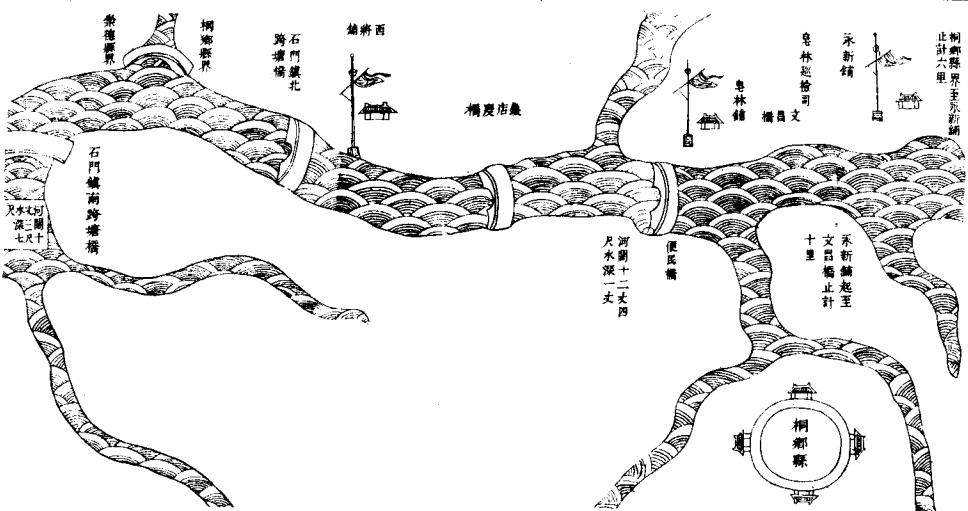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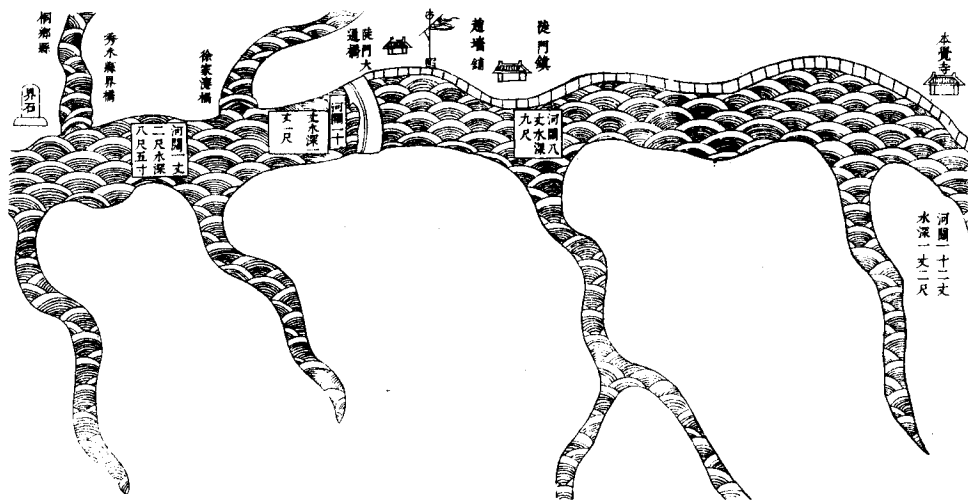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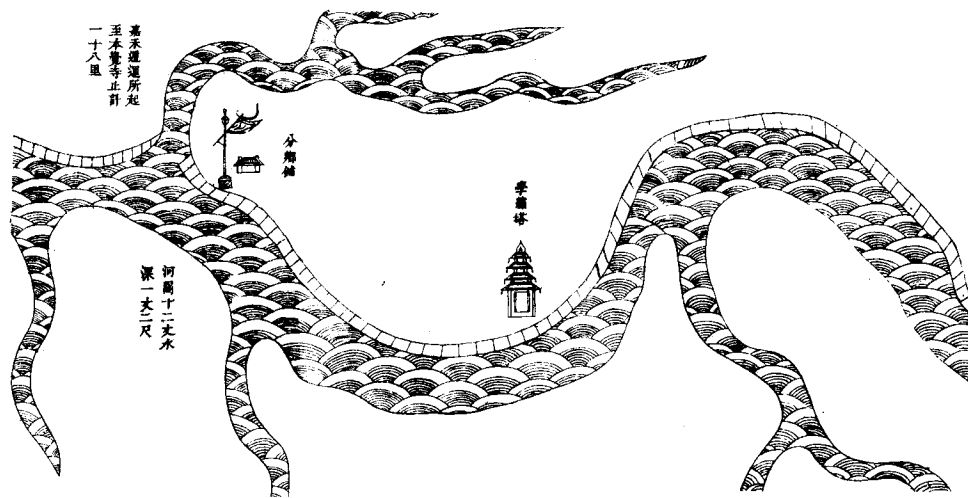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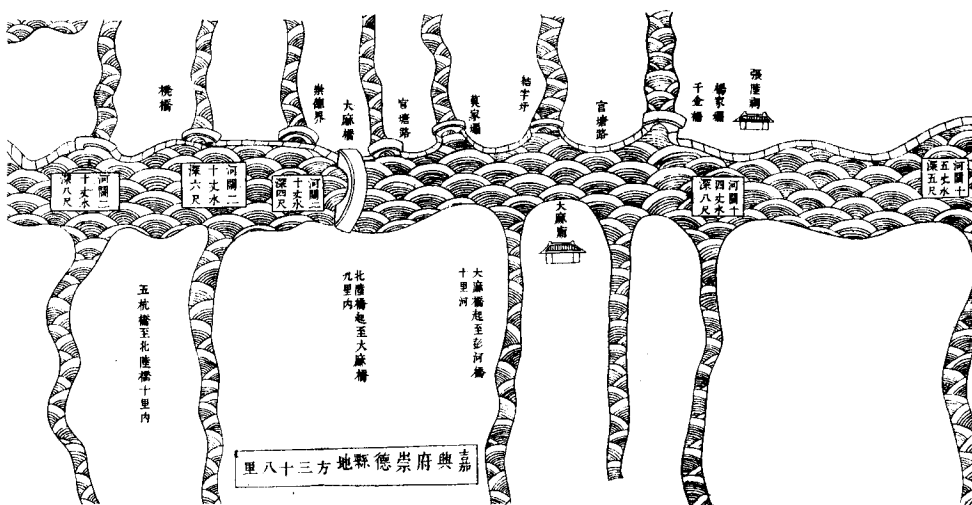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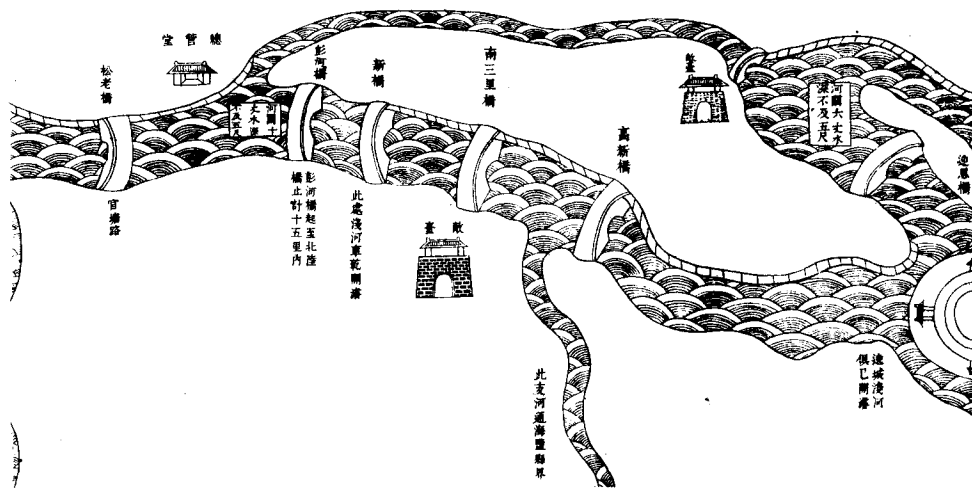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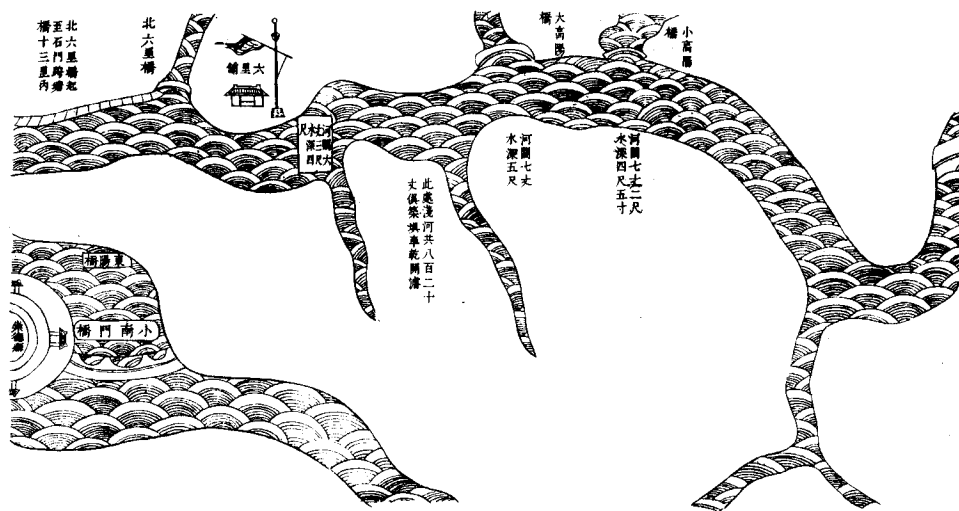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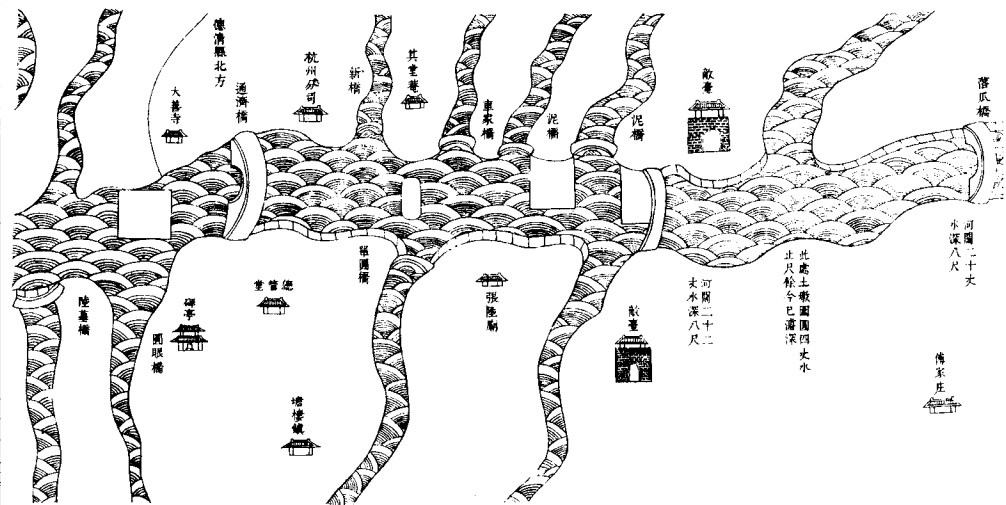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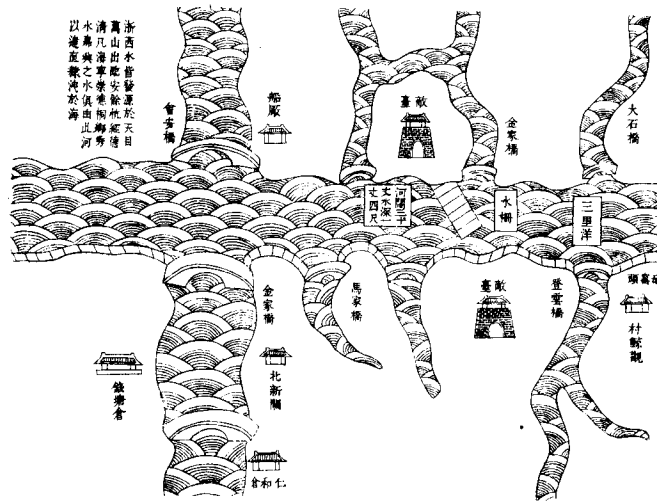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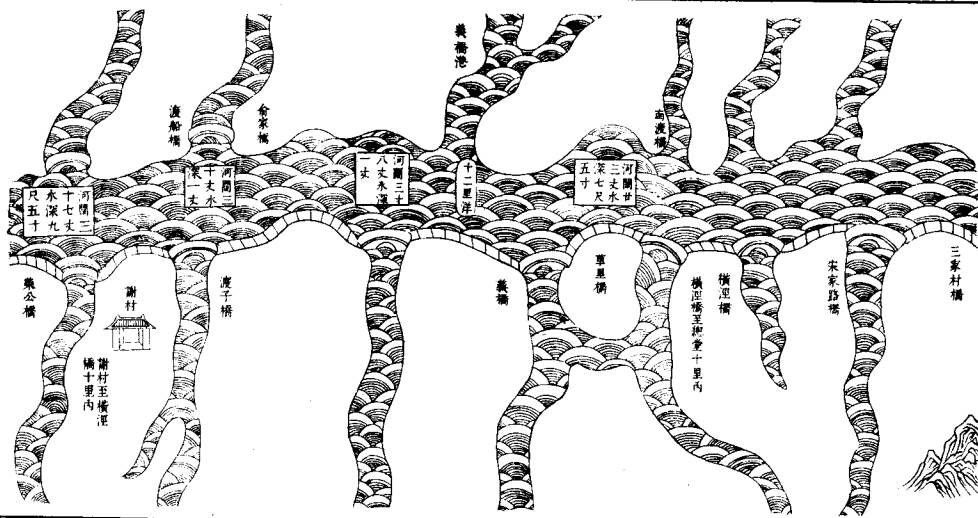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食貨典

第一百七十三卷目錄

漕運部總論一

杜佑通典漕運總論

冊府元龜漕運總論

大學衍義補漕輓之宜

荆川稗編論上供

食貨典第一百七十三卷

漕運部總論一

杜佑通典

漕運總論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糴之處受害

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租者爲近賦物輕而精者爲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冊府元龜

漕運總敘

昔周官挈春以令糧楚師振廩而同食自雍及絳汎舟之役是與率鍾致石負海之輸攸出蓋漕運之舉舊矣利害之論詳矣若乃京師大衆之所聚萬旅百官之仰給邦畿之賦豈足充用逮於奉辭伐叛調兵乘郵或約齋以深入或贏糧而景從曷嘗不漕引而

致羨儲飛輓而資宿飽乃有穿渠鑿河乘便利之勢創法立制極機巧之思斯皆賢者之心術古人之能事至於成敗之殊致勞逸之異宜亦一開卷而可見也

大學衍義補

漕輓之宜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青州浮于汶達于濟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豫州浮于洛達于河梁州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臣按禹貢于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叙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于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于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爲漕耳然叙水路于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臣按禹貢之時民所輸納以供京師者止于五百里蓋當是時風俗淳厚用度儉朴而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又寓兵賦于井田無後世養官養兵之費也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臣按周之王畿止于千里遠輸不出五百里乘輿器服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于甚

困也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薦飢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臣按汎舟以輸粟春秋之世已有之矣

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臣按開渠以通糧道已見于春秋之世

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臣按古者出師往往因糧于敵而兵不久暴糧不遠饋非若後世與久出之師饋至遠之糧也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郿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而飛輓始于秦秦以欲攻匈奴之故致負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由海道以入河也海運在秦時已有之然率以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以百九十斛乃得一石蓋通計其飛輓道路所費不專指海運之時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臣按秦致負海之粟猶是資以行師而國都之漕尚未講也至漢張良所論始是漕輓以爲國都之給然是時也凡事艸創所以給中都官者僅數十萬石不啻足矣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鑛道數千不輕致輪郡或乃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輪將驛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輪將驛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輪者不苦其

縣縣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臣按賈誼此言則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爲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所謂一錢之賦而用數十錢之費始能致豈特秦人海運然哉凡遠地之輸將無不然者人君觀之其尚思物之難致如此其祿賜于人非真有功勞者烏可以輕予之哉

武帝時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負檐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人徒之衆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臣按武帝通西南夷滅朝鮮擊匈奴而勞中國人漕中國粟以爭無用之地是猶以瓊瑤之珠而彈啣啾之雀也務虛名而受實害捐有用之財而易無用之地豈帝王盛德事哉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此損漕省卒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運大便利

臣按呂祖謙言武帝時官多徒役衆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所謂官多徒役衆此二者國粟所以費之由也官多而不切于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衆而無益于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于此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臣按昔人言漢初致山東之粟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雖然與其致之有道而積累于國之多孰若用之有節而藏粟于民之多之爲愈哉蓋粟資民力以種種成而不得食而輸于官以爲之食官食之而自取之可也而又資民力以輸將之焉造作舟車之費疏

通溝渠之勞跋涉河流之苦輾撻陪償之慘百千萬狀乃達京師使其所養者皆有功于國有益于民之人不徒費也不然何苦吾有用之民而養此無用之人爲此無益之事哉嗚呼人主授一官與一役費一物必以此爲念而痛爲之撙節焉非決不可不已已也國用其有不給民生其有不安者哉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又詔曰民被水災頗匱于食其止四年勿漕

臣按昭帝承武帝歲漕六百萬石之後一歲而減其半又一歲而併免漕矧武帝末年海內虛耗而昭帝即位之初又從賢良文學言罷征權之課是時霍光輔政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而又免漕何以爲國用哉吁國用之贏縮在用度之侈儉而不在漕運之多少也

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臣按壽昌此議遇京輔豐穰之歲亦可行之

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臣按充國此議邊方無事遇歲豐稔亦可行之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驢駕轉輸不絕

臣按自古輸運皆以轉爲名是以漢唐宋之漕輓皆是轉相遞送而未有長運者而長運之法始見于本朝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初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臣按河即黃河汴乃汴渠也史稱明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至是明帝遣王景發卒數十萬修汴渠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蓋昔河汴隄壞則汴水東與河合日月彌廣而爲兗豫民害今隄既成則河東北入海而汴東南入泗是分流復其故迹也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臣按牛馬之制不可考蓋蜀地出褒斜不通舟楫亮不得已而爲此非通行之法也

魏正始四年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臣按凡漕運者皆自南而運於北而此則自北而運於南